

品花宝鉴

Ⓣ

〔清〕陈森 著



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上 册

第 一 回	史南湘制谱选名花 梅子玉闻香惊绝艳	(1)
第 二 回	魏聘才途中夸遇美 王桂保席上乱飞花	(17)
第 三 回	卖烟壶老王索诈 砸菜碗小旦撒娇	(31)
第 四 回	三名士雪窗分咏 一少年粉壁题词	(46)

品花宝鉴

第 五 回	袁宝珠引进杜琴言 富三爷细述华公子	(61)
第 六 回	颜夫人快订良姻 梅公子初观色界	(74)
第 七 回	颜仲清最工一字对 史南湘独出五言诗	(88)
第 八 回	偷复偷戏园失银两 乐中乐酒馆闹皮杯	(102)
第 九 回	月夕灯宵万花齐放 珠情琴思一面缘慳	(116)
第 十 回	春梦婆娑情长情短 花枝约略疑假疑真	(129)
第 十 一 回	三佳人妙语翻新 六婢女戏言受责	(142)
第 十 二 回	颜仲清婆心侠气 田春航傲骨痴情	(157)
第 十 三 回	两心巧印巨眼深情 一味歪缠淫魔色鬼	(171)

第十四回	古诵七言琴声复奏 字搜四子酒令新翻	(186)
第十五回	老学士奉命出差 佳公子闲情访素	(201)
第十六回	魏聘才初进华公府 梅子玉再访杜琴言	(215)
第十七回	祝芳年琼筵集词客 评花谱国色冠群香	(228)
第十八回	狎客楼中教箴片 妖媚门口唱杨枝	(241)
第十九回	述淫邪奸谋藏木桶 逞智慧妙语骗金箍	(253)
第二十回	夺锦标龙舟竞渡 闷酒令鸳侣传觞	(266)
第二十一回	造谣言徒遭冷眼 问衷曲暗泣同心	(280)
第二十二回	遇灾星素琴双痛哭 逛运河梅杜再联情	(291)
第二十三回	裹草帘阿呆遭毒手 坐粪车劣幕述淫心	(306)

品花宝鉴

- 第二十四回 说新闻传来新戏 (317)
定情品跳出情关
-
- 第二十五回 水榭风廊花能解语 (328)
清歌妙舞玉自生香
-
- 第二十六回 进谗言聘才酬宿怨 (342)
重国色华府购名花
-
- 第二十七回 奚正绅大闹秋水堂 (354)
杜琴言避祸华公府
-
- 第二十八回 生离别隐语寄牵牛 (369)
昧天良贪心学扁马
-
- 第二十九回 缺月重圆真情独笑 (382)
群珠紧守离恨谁怜
-
- 第三十回 赏灯月开宴品群花 (395)
试容装上台呈艳曲
-

下 册

- 第三十一回 解余醒群花留夜月 (407)
紫旧感名士唱秋坟
-

第三十二回	众名士萧斋等报捷 老司官冷署判呈词	(421)
第三十三回	寄家书梅学使训子 愤赈仪华公子辞宾	(433)
第三十四回	还宿债李元茂借钱 闹元宵魏聘才被窃	(447)
第三十五回	集葩经飞花生并蒂 栽艳曲红豆掷相思	(462)
第三十六回	小谈心众口骂珊枝 中奸计奋身碎玉镯	(478)
第三十七回	行小令一字化为三 对戏名二言增至四	(493)
第三十八回	论真贋注释神禹碑 数灾祥驳翻太乙数	(507)
第三十九回	闹新房灵机生雅谑 装假发白首变红颜	(523)
第四十回	奚老土淫毒成天闹 潘其观恶报作风臀	(536)

品花宝鉴

- 第四十一回 惜芳春蝴蝶皆成梦 (551)
按艳拍鸳鸯不羡仙
-
- 第四十二回 索养贖师娘勒价 (565)
打茶围幕友破财
-
- 第四十三回 苏蕙芳慧心瞞寡妇 (578)
徐子云重价贖琴言
-
- 第四十四回 听谣言三家人起衅 (594)
见恶札两公子绝交
-
- 第四十五回 佳公子踏月访情人 (607)
美玉郎乱扶认义父
-
- 第四十六回 众英才分题联集锦 (622)
老名士制序笔生花
-
- 第四十七回 奚十一奇方修肾 (641)
潘其观忍辱医臀
-
- 第四十八回 木兰艇吟出断肠词 (655)
皇华亭痛洒离情泪
-
- 第四十九回 爱中慕田状元求婚 (669)
意外情许三姐认弟
-
- 第五十回 改戏文林春喜正谱 (683)
娶妓女魏聘才收场
-

第五十一回	闹缝穷隔墙听戏 舒积忿同室操戈	(697)
第五十二回	群公子花园贺喜 众佳人绣阁陪新	(713)
第五十三回	桃花扇题曲定芳情 燕子矶痴魂惊幻梦	(726)
第五十四回	才子词科登翰苑 佳人绣阁论唐诗	(741)
第五十五回	凤凰山下谒骚坛 翡翠巢边寻旧冢	(758)
第五十六回	屈方正成神托梦 侯太史假义恤孤	(773)
第五十七回	袁绮香酒令戏群芳 王琼华诗牌作盟主	(788)
第五十八回	奚十一主仆遭恶报 潘其观夫妇闹淫魔	(809)
第五十九回	梅侍郎独建屈公祠 屈少君重返都门地	(826)

品花宝鉴

第六十回	金吉甫归结品花鉴..... (841)
	袁宝珠领袖祝文星

第三十一回

解余醒群花留夜月

蒙旧感名士唱秋坟

话说华公子看到得意处，把酒来敬子云诸人，合席只得满饮了一杯，共赞聘才、子佩作得出神入妙，非寻常戏脚所能。少顷，二人下台，子佩便指着文泽骂道：“你是不懂好歹的，我在台上费力，你倒在那里说长道短的批评我。”文泽极口叫冤道：“我何尝批评你，你这般瞎挑眼？我与静宜先生说闲话。”次贤道：“真是讲闲话。况且你唱得如此绝妙，赞不住口，尚何评论之有？”华公子笑道：“我听得他们说，你倒真像个阎婆惜。你若化了女身，也是个不安本分的。”子佩道：“好吗！你们逼我上台，又要取笑我。”徐子云问聘才道：“魏兄这音律实在精妙，将来尚要请教，如闲时可到敝园走走。”聘才连连答应道：“晚生是无师传授，都是听会的，就是上台也是头一回。莫要见笑。”于是大家猜拳行令，闹了一会，钟上已到子正时候了。子云道：“才到秋分，不应如此夜短。”次贤道：“亦觉久了，你试一人静坐到此刻，颇不耐烦。”子云道：“已交十五日的子时，到天明

已快，请撤了席，止了戏，大家谈谈，天明我们也要散了。”张仲雨道：“此刻早已开城了，要走也可以走。”华公子道：“忙什么，到辰刻散不迟。”即吩咐撤席止戏，家人整顿茶具，泡好了香茗送来。子云留心不见琴言，但见珊枝靠着屏风有些倦态。华公子查起琴言来，珊枝回道：“他身子不快，睡了。”原来琴言每逢热闹中便触起他心事，就要伤心。又见冯子佩与聘才串戏，眼中颇瞧他们不起，转托珊枝托病而去。

华公子又叫诸旦上来，不用衣帽，俱穿隨身便服，都令序齿坐在一边，便道：“我知你们于戏曲之外，各有一长，或是诗词，或是书画，或是丝竹等技。今日与前次俱以戏酒耽搁，不能使你们一试所长。此刻尚早，会诗的，不妨吟几句；会画的，不妨画几笔，不必谦让。”诸旦默然无言，子云与文泽站起来道：“妙，妙！待我来分派。”即对着蕙芳道：“媚香是长于诗的，瑶卿是长于丹青的，静芳是长于舞剑的，香晚是长于书法的，佩仙是长于填词的，蕊香是长于猜谜诙谐的，瘦香是长于品箫的，小梅是长于吹笙的。可惜玉依又病了，他倒会一套《平沙落雁》。”华公子便命叫他起来，又吩咐珊枝拿了琵琶来。家人把些笔砚乐器都搬了出来，分摆在各处。次贤道：“我来点将：先点玉依与瘦香把琴箫和起来；再点瑶卿画一幅，媚香、香晚、佩仙对景吟诗，题在上面；再点珊枝与小梅笙、琵琶竞奏；再点蕊香猜几个灯谜，说个笑话，末点静芳舞剑，溜亮风生，亦如渔阳参挝矣。诸公以为何如？”众皆称好，诸旦依次而行。

琴言不得已，双锁蛾眉，把弦和起来。这边漱芳依谱吹箫。琴言一来心神不佳，而且手生，生生涩涩的弹了一套

《平沙》。洞箫倒吹得和平。华公子摇摇头道：“琴声不佳，箫声倒好。”子云道：“琴本难学，也还亏他。”次贤道：“想你不长弹，生疏了。”琴言道：“有半年不学了，方才第四段第三句几乎想不出来。瘦香的箫，比从前更好了。”漱芳道：“我是向老师课学。静宜先生隔三日必教我一吹，所以不生。”琴言默然，抚今追昔，颇觉感慨，几乎落下泪来，只得退后站了。次贤、子云亦颇惻然怜念。

这边袁宝珠摊了一幅绢在画案上，左右凝思，画些什么呢？想了好一回，不得主意。蕙芳、素兰立在面前低低地问道：“你画什么？我们好先定主意，打起腹稿来。”宝珠正想不出头路，便扯着他们走到栏前，商量画些什么才好，限时刻的，又不能用工笔。若写几笔兰竹也不合景。蕙芳道：“我想了一个题目在这里，但不知合你的意否？依我只须画一个小手卷，用墨笔写三两处楼台，加些丛林修竹。远近布置，上面画一个月，用花青水烘他几片彩云烟雾，便是今日的光景，题为‘良宵风月图’何如？”宝珠听了，心中大喜，背着人作了一个揖，便入座，放大了胆，三分工，七分写，用王麓台法，挥洒起来。次贤与诸人不便来看，又恐怕他画坏了。次贤远远留心，觉得下笔甚快，毫无拘束，已觉面有喜色。

那边蕙芳等三人挤在一处。只见李玉林俯首凝思，素兰把串香珠数个不了，蕙芳只管看着宝珠落笔，尚暗暗的指点他。不到半个时辰，已经画完，成了二尺余长一个小横幅。华公子与子云等走近来，赞不绝口。华公子看了甚是欢喜，大赞道：“却实在亏他，怎么能够如此。无怪乎近来个个说他们的才貌，正是羞死从前那一班爱钱的相公了。”次贤又

品花宝鉴

替他略略的润色了几处，竟成一幅好画。华公子即问蕙芳道：“你们题的想是有了？”蕙芳道：“有是有了，只是不好。”便站在桌边，找了一张笺纸，写了一首七绝。华公子念道：

良宵灯月赏秋光，丝竹纷纷斗两厢。
我道嫦娥畏岑寂，遣风吹送上华堂。

华公子念罢，拍案叫绝，次贤、文泽、子云俱绝口称妙，说道：“你们闹了一天，被他只用二十八个字，非特说尽，而且有余，我辈反不能如此。”华公子又念了两遍，只是赞叹。文泽道：“好是极好了，第三句还要斟酌几个字。”蕙芳道：“就请一改。”文泽道：“可改作‘想是嫦娥怕孤寂’，诗意较淡远些。”大家都说改的极好。仲雨、聘才暗暗吃惊，不料他们个个如此，向来疑他们有代笔，今日面试，是的确无疑了。惟冯子佩也不来看，桌子上放有一大盘桂花，他便撮了一把，问书童讨了一条红线，自己捏着这一头，叫书童捏着那一头，一朵一朵的堆在线上，顷刻结成了一个大花球。手中轻轻的抛了几抛，走过来挂在华公子衣襟上。华公子取下闻了一闻，笑道：“你辛辛苦苦的结成，你自己受用罢。”子佩接了，又到那边弄琵琶去了。素兰、玉林也都写来。先看素兰的是：

满泛金樽玉液浓，秋光和霭似春容。
嫦娥宫殿层层启，照澈珠帘十二重。

华公子一样赞好，道：“工力悉敌，竟是元、白同时了。”子云道：“也要改两字。第三句嫦娥二字，与前首相同，不若改作‘广寒宫殿层层启’，不好么？”素兰道：“果然改得好。”始而子云恐素兰不及蕙芳，及到此刻才放了心。再看玉林的填词，填的《一痕沙》小令，看词是：

娇舞酣歌深院，绣幕锦屏香软。珠履客三千，
集群贤。月若有情留住，人若有情休去。莫听
晓鸡鸣，乱啼声。

看者都是满面笑容，越发说好，道：“真是柔情香口，纸上如生，能不令人爱煞也。”华公子道：“实在极好，但我要换几字：“‘集群贤’换作‘会群仙’，‘乱啼声’换作‘只三更’，可好么？”众人一齐道：“好。”次贤叫他们快些写上，蕙芳、玉林都要素兰代写，华公子不依，只得各自写了。大家又赏叹一回，于是静坐，听珊枝的琵琶与春喜的笙。珊枝斜坐着拨动檀槽，只见指法如雨洒芭蕉，声韵如滩头流水，满怀春色，绕乱一堂。加之笙韵高低，声声应和。听得人人色舞眉飞，四肢愉快。弹了《月儿高》一套，大家也赞了一回。

吹弹过了，要桂保的诗谜来了。桂保道：“是人给我猜，还是我给人猜呢？”华公子道：“我给你猜。”随口念道：“碧纹浅靺起参差，今岁春来已较迟。我道灞桥诗思少，不如赤壁夜游时。”桂保想了一想，笑道：“公子说的，是风花雪月四样，真作得好。”华公子道：“真心灵，一猜就着。”冯子佩道：“我说一个你猜：未用时千包万裹，到用时粉身碎骨。

谁知一肚黑心肝，也能擢上云霄里。”桂保笑道：“这是爆竹。”华公子道：“这样不通谜子也要人猜。”子佩道：“何以见得不通？”华公子笑道：“爆竹自然要他响，你这放不响的竹要他何用？”众人笑了。聘才道：“我也说个不通谜子请教，你猜猜。”念道：“惊天动地怒如雷，一去谁知不复来。比似疆场发浩叹，古人征战几时回。”桂保笑道：“也是爆竹。”张仲雨道：“方才嫌子佩的不响，所以他第一句就从响字作出来。”

此时晓风飘飘，晨钟已鸣，东方发白，华公子即催兰保舞剑。兰保扎起双袖，掣出青锋，先展个门户，却也抑扬顿挫，满眼生光，到后来竟是一道寒光，连人也看不见了。大家痛赞了一阵。兰保舞完，已是红霞满天，朝曦欲上。今日是中秋，各人未免俱各有事，都告辞起身。华公子不便再留，整衣送客。子云等又将零星玩物，分赏众旦毕，各人同散，华公子直送出穿堂方回。惟冯子佩困乏已甚，已在留青精舍榻上睡了，聘才也自归房，华公子吩咐书童好好伺候冯子佩，一面也进内室。诸旦约齐出城，且按下不题。

十五日一日过了。到了十六日，王恂、颜仲清约了史南湘来望子玉。子玉自七月中病好，调养了二十余日，已经强健。知琴言身落华府，不可复出，大有看破红尘之念，歌场舞席，绝不与闻，惟独坐一室，茗碗香炉，周旋其间。名为看破，其实情怀未断，犹时一念及，涕泪潸潸，不能自解。十五日到王文辉家一走，王恂、仲清约定明日午刻去望田春航、高品。子玉已吃过了早饭，在书房等候。不多一会，史、颜诸人已到，南湘坐了与子玉叙谈。仲清、王恂先进内室，见了颜夫人，略坐一坐即出来。喝了一杯茶，即催子玉

同走。

外间已套上车，子玉也不换衣服，云儿恐怕寒冷，包上了几件棉衣。上了车，来到春航、高品寓处一问，都已回寓，遂同下车进内，一直走到里面。只听高品一片笑声，夹着些燕语莺声在内。到春航斋中，见苏蕙芳、李玉林在内。高品、春航见了四人进来，不胜欢喜，让坐了，苏、李二相公也都见了。略谈了几句，仲清便问闹中的事。春航、高品多属得意。仲清道：“湘帆的文章请教过了，是一定得意。卓然的文章，快拿出来看看，想来定有出人头地的好处。”高品道：“不好，不好，不必看他。”王恂道：“什么话！就不好也要看看。”南湘道：“这三道题，卓然一定见长，就不看也不妨。”子玉道：“到底看看怎样。据我愚见却有几样作法，注疏上有可依，有不可依的。”高品道：“我那日忽然神思昏昏，不成一字，到晚随手乱写，完了卷就算帐。首艺虽有草稿，也不知团在什么地方去了。”即到自己房里寻了出来。众人看了一遍，连诗稿也在上面。南湘看了一半，即不看了。王恂道：“作却作得超妙，太短些，看来不过四百余字。”子玉道：“笔老格高，此等文场中是少有的。”高品对子玉点点头道：“庾香还有点眼力。”仲清道：“卓然据你论，这篇文字怎样？你说句良心话。”高品道：“说好也使得，说不好也使得。横竖场中不论文，中也不算侥幸，不中也不算抱屈。”仲清又问南湘道：“你看湘帆何如？”南湘道：“我看湘帆必定中魁，卓然的或遇见那荒疏的房考，或者倒中元也论不得的。”仲清摇头不语，高品取过文稿，扯碎了道：“得失自有一定，不必论他，谈谈别样罢，大约我总中一个给你看。”诸人遂各无言，当是高品气忿了，各说闲话。

品花宝鉴

蕙芳说起前日在华府中，怎样题诗画画等事，细述了一遍，听得众人欢喜。又叫他们念出来，各人赞了一回，尤赞玉林的词更为工妙。高品道：“强将之下自无弱兵。你们看佩仙这首词，外边那些头巾纱帽作得出来么？”子玉道：“果然。就是华公子这几个字也改得好。”又问了琴言几句，玉林、蕙芳也细细说了，子玉又发起怔来。忽然高品的小使进来请他，说有客要会。高品即忙出去，有好一刻工夫尚不进来。南湘道：“什么人这么长谈？”春航道：“近来卓然有些古怪，找他的不一而足，却非寻常往来，都是俗陋不堪的人。前日我的小使见他的管家，享了好几封银包进来，问他，他说不知谁的。”仲清道：“是了，卓然也穷极了，自然要作这个买卖。况且这篇文字是信手写的，不然何至忙到如此。”南湘道：“不错，你听他说，总中一个给你们看，这话就明白了。”高品送了客去进来，大家住口。

蕙芳道：“难得你们诸公可巧全都在这里，今日我作个东道，请你们何如？”王恂道：“甚好。”高品道：“相公不是要请分子？”蕙芳笑道：“被你猜着了，我真要请分子。”众人当是顽话，都应允了。蕙芳命人到饭庄子上备了一桌菜来，众家人相帮摆好，蕙芳即恭恭敬敬的安了席。众人诧异道：“媚香今日忽庄严如此，想来真要请分子么？”蕙芳应道：“我早说过，几时见相公的酒可是白喝的么？”大家一笑坐下。高品道：“可惜少了一客。”蕙芳问是少谁，高品道：“今日倒不可少潘三。”蕙芳啐了一声，一连敬了几杯酒，玉林也帮着敬酒，吃了几样菜。

蕙芳便在靴掖里拿出几页纸来，像是写的一篇文章，递与首坐史南湘道：“竹君先生，我今日请分子就是为此。你